

# 醫者佛心

三年前的景福會，邱會長很好意地邀我講演“浮生非夢”，我因感冒拖延，直到最後一分鐘才從美國趕到，住進景福會館。第二天醒來，因為沒睡好覺，懵懵懂懂到達會場。上了臺之後，只覺口腦不能配合，結果做了一次生平最差的講演。辜負了好友一番心意，十分懊惱。

當時只見台下一片白髮蒼蒼的老頭子們，還以為多是老前輩，後來才知道大部分是比我年輕的學弟妹們。是他們太用心，還是我太不用功，我真想把頭髮染白，表示輩份。突然發現一個心中期盼又熟悉的面孔，那就是楊思標教授。他就在那兒，看他坐上聽眾席上，雖是有點兒老態卻好好的樣子，我心裡很欣慰。幾年不見，老實說也很懷念掛心，因為已有段時間沒能拜訪，總覺有些愧歉。會後約好去家中看他，打算好好聚敘並請他與師母吃一頓，沒想到他們堅持作東，加上他倆行動不是很方便，只好恭敬不如從命，就在附近春天素食餐館飽吃一頓。菜色胃口都不錯，賓主盡歡。回府中，他不只婉拒扶持，還堅持自己推輪椅，我放心不下，只好緊跟後頭準備隨時救急幫忙。在靜

## UCLA 退休教授 南鄉泰

寂無人的深巷中，親眼目睹九十七歲滿頭白髮的老教授，彎著腰，駝著背，細心地，用輪椅一步一拐地推着九十四歲行走不便的師母，慢慢地回抵家門的一幕，令我心動不已而熱淚盈眶，不能相信！那種愛心體貼，彌老情更深的鏡頭畫面，讓我感觸良深，心想自己雖已七十有七，須要學習的地方還很多！

談話中，感覺他老人家仍然身體硬朗，頭腦清晰，真的是退而不休。每週還是定期前往花蓮，中南部，僕僕風塵，不計高齡，不畏辛勞疲累，為了作育下一代的醫師，傾囊傳授所知，其師道傳承精神，真是值得欽佩。幾次手術之後，腰背彎駝，需要拐杖，行動不很方便，我不大相信地問：不會太辛苦了吧，他笑着說只要能動，能做，就要起而行，為社會盡一份心力。顯然地，他不服老，無私奉獻，且樂在其中，實在了不起。想起自己年輕二十歲，就已退休十幾年，至今還在天天質疑什麼才是正常的退休生活，想到這些，不免為之汗顏而慚愧不已。

坐在佈置舒適雅緻的客廳中，我試着回想幾乎已是半世紀前的過往，偶

然間，目光掃過，發現到中堂牆上掛有一字幅，上面寫著“佛心”兩大字，字體清秀灑脫，一見就知道是楊教授手筆。本來很想問他是否跟我老家醫院掛著的扁額有關？但因怕失禮而未提。回想當年，家中有十幾個扁額，其中令我最欣賞且印象深刻的就是掛在醫院進門大廳的佛心木刻扁額。因為每天出入都會看見，自己成長中漸漸體會，進而深深認為“佛心”兩字其實最能代表從醫，習醫，為醫，行醫者應有的最高信念與抱負，它提醒醫者應當俱有像如來佛心中充滿深度智慧的慈悲與愛心，一切為普世大眾的利益而無私奉獻。不管怎樣，想必是他當下會心領悟，有感而發之作品，以此自勵自勉表達他從醫的初衷與態度。我因感到似乎彼此有種靈犀相通，如遇知己，有不約而同的感受而沾沾自喜。另外，也許因為世代潮流以及科技演化的衝擊，加上社會價值觀的快速轉變，他似乎在意並關心近年來的醫學傳承以及醫德教育，略有感慨地認為醫德絕不該只是口號誓詞而已，應當是一切以病人利益為唯一考量，親身力行，腳踏實地，說到做到。我表示同意他的看法。

臨別時，他突然說：我當醫生超過一甲子，一生最驕傲的就是來到慈濟。接着又說：幾年下來，他已經是半個慈濟人了，他表示有一天一半奉獻慈

濟另一半給景福了。他似乎把慈濟放在台大之前，令我有些訝異。

也許就是“佛心”兩字的信念，加上擇善力行的個性，讓他能以無私大愛的情懷走過七十多年不同凡響的醫者人生。無庸置疑，他對於台灣近代胸腔內科臨床醫學的開發，研究，防治與提升的貢獻，諸如肺結核病，肺癌，肺塵症，肺蛭病等等，無人可比；尤其胸腔X光判讀方面，更是全國第一把交椅，當之無愧。行政方面，從科主任，到院長，校長、無論在台大，慈濟都留下不可抹滅的成就與痕跡。更不用說，臨床教學方面，秉承“診而斷”的師訓，視病如親的理念，更是言教身教，認真嚴謹，經驗豐富，數十年如一日，不只醫病無數，且春風化雨，傾囊教導，桃李滿天下，真正做到傳道，授業，解惑的千古師道。這些了不起的奉獻成就，有目共睹，細數不盡，我仍然忍不住想錦上添花，分享我個人記憶中的感受與經歷。

記憶中的楊教授，總是容光煥發，神采奕奕，思慮周詳，胸有成竹，老神在在，從容不迫。大家都知道楊教授的胸腔X光判讀功夫，獨具慧眼，技藝非凡。嚴格說來，我還不能算是楊教授的入室或入門弟子。我因為選擇開刀之路而成為胸腔外科醫師，雖入左道，但是

關係仍然密切。出國之前，無論是作人處事，醫學臨床，X光判讀，雖然自己不夠認真踏實，潛移默化中，仍然受益不少。

當年台大醫院的臨床病理討論會(CPC)，可以說是院內臨床教學的一件大事，幾乎各科的教授，主治醫師，住院醫師，實習醫師，醫學生都會參加。由於每件病例，或多或少涉及胸腔肺部的問題，風度翩翩，溫文儒雅的楊教授，幾乎每場必到。討論會中，不管是葉教授或是其他醫師的質問，他都能從容應對，不急不徐，對着X光，條理清晰地說出他的見解與分析診斷，大有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的氣勢；就像羽扇綸巾，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當年這一幕，深深地烙印在年輕醫師的記憶中，他的確是出類拔萃，瀟灑自如，令我印象深刻。

另外還有當時的聯合胸腔討論會，每次幾乎有一二十人參加，包括當時榮總以及三軍總院，和北部多位胸腔專家在內，楊教授以實力領導，在X光判讀與病情診斷上，眼光透視，侃侃而談，頭頭是道，技壓群雄，往往令大家心服口服，無話可說，贏得尊重。我自己也因從六西病房醫務室開始，經常參加旁聽而受益不少。

出國前，有一次我替一個病人作了食道切除，術後病人高燒不退，X光顯示，後縱隔腔區有積血水跡象，我自己試抽幾次，都沒有成功，知道不容易，特請楊教授親自會診。他來了之後，只見他細心聽診叩診之後，用長針穿刺，一抽見血，隨後我放了管子排除血水，終於控制病情。他畢竟經驗老到，臨床技藝，高人一等，神乎其技的傳聞，嘆為觀止！令我佩服不已。

到美之後不久，我在K大醫學中心時，科主任為了想做一次有關礦工的調查，臨時邀我同去參加肺塵症X光判讀資格鑑定考試，同行還有哈佛出身的X光科主任。結果只有我通過，讓他們服氣不已；他們不知道我只不過從楊教授的旁門偷學幾步而已。

時光飛逝，很難想像他到我在K州以及C州的家已經是那麼久以前事了。楊教授與我，半世紀來，除了師生之外，因為家父的關係而有些私人的情誼。父親在台中開業外科，是地方名醫，經常很忙，與台大交往有限，在他心目中，欣賞且尊重的兩位教授是外科林天佑，另外就是內科楊思標了。林教授威嚴有加，不苟言笑，令人敬畏，是了不起的外科主任，我雖然曾經在天佑外科磨鍊幫忙過，但除了主婚之外並沒有太多個人交集。另一方面，家父當年

因為受邀兼職台中救濟院下的彰化慈惠醫院，結核療養院而結識楊教授。

家父認為楊教授年輕有為，才華出眾，欣賞他聰敏穩重，大有獨當一面的才幹。也可能因為他們都是地方士紳家庭出生，幼小家教不錯，又同是台北高校前後校友，經歷嚴格的日式教育，為人處事，有規有矩。譬如在飲水思源，不忘師恩上面，他們對於提攜指導過自己的恩師敬愛尊崇，懷恩感念的心情，幾乎同出一轍，完全一樣，大有盡到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古道規範，讓我印象深刻，永難忘懷。

父親雖然不曾正式對我提過，但是我猜他似乎有意期望楊教授除了醫學技藝之外，能替他訓練帶領我成為擇善固執，有所為，有所不為的醫者。父執輩中，除了堂叔之外，楊教授可能是對我的狀況知道最多，他待我總像似和霽可親的長者，耐心關懷，從不高高在上，他那充滿深度智慧的眼光，好像我想什麼，他都已知道的樣子，可惜我天性魯鈍懶惰未能把握機會，最後學藝未精就遠離而去，十分可惜。

當年家父病危，住進台大醫院。在一次越洋長途電話中，我還依稀記得他提及要不要回來，不需老做二等國民等事。一轉眼，已經快是四十年前的事

了！每思及此，只是讓我自覺有種特殊的關係與感情，楊教授如不會見怪的話，我想我可以冒昧地說，跟他相差整整二十歲之交情，幾乎是亦師亦友，如師如父了。

後來離開台灣日久，聽到些責怪傳聞關於他對於中國以及中醫的態度，我因為個人立場無法完全苟同而漸有些疏遠，不管怎樣，感念之情，從未有變。如今年老想來，每個人都有一套自己的人生哲學，是我該尊重。

最近一次拜訪他，跨過整整一世紀的楊教授，看來已是龍鍾卻更慈祥的老人家了。他一路走來，秉承真，善，美的價值觀，循持醫術，醫德，醫道，以深度為醫，以智慧行醫，親自照料病人，其實是一位近代台灣醫壇難得的良醫典範，很可惜卻被忽略了，他似乎沒有真正得到後輩醫師對他應有的尊崇。我總覺得有些遺憾，景福校友向來似乎忽視或說欠缺一些尊重輩份傳承的氣氛或味道，在我個人的心目中，楊教授是台大畢業，碩果僅存的大老前輩，也是一位奉獻良多，言教身教，誨人不倦，值得尊崇驕傲，重現師道，令人景仰的醫學教授人物。

讀了“百歲醫師”一書之後，我發覺自己和楊教授有些意外的巧合，兩



人都是來自小康家庭，排行都是老三，都曾小時寫字，也都曾與人打架過，都進入台大醫學院，然後服務台大醫院。因而結緣師生認識一起，他是內科，我走外科，不過此後我出國，也就分道揚鑣了。之後越離越遠，我自己摸索人生一輩子，結果一事無成。如今回頭想想，假若留在他身邊，也許可以學得更多，甚至步上他走的路。我想我欠他一份情，台大欠他一個義。

收筆之際，腦海中浮上一幅景象，只見小小年紀，面目清秀的“大頭海”（註<sup>1</sup>），正襟危坐，有板有眼地寫上“君子重言行”，不敢相信那已是九十多年前的事，多麼可愛又親切的鏡頭！楊教授，加油，祝您更上一層樓！

※ 註<sup>1</sup>：“海”為楊 P 小時偏名。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四

- ▲ 圖一、楊 P/ 我 (85+65) 2005 第 25 屆北美台大醫學院校友會，中為韓良誠醫師
- ▲ 圖二、楊 P/ 我 (90+70) 2010 台大醫院辦公室
- ▲ 圖三、楊 P/ 我 (100+80=180) 2020 楊 P 家
- ▲ 圖四、師道千古

轉載自：《景福醫訊》月刊第 37 卷第 7 期第 20 至 23 頁

※ 註：本文於 2020 年 7 月刊載於《景福醫訊》  
楊思標教授已於 2021 年 5 月 26 日辭世